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廿一

廿二

刻三教會編自序



莆僻處南海之濱。文史多不備。加以
北恩懶慢之性。正氣漸憶之資。以故
不能知該雅洽。而會編之作。惟取昔
之所聞知者。而論著之。取以見平生
所學之槩。及三教所共由之理。平常
心是道云爾。至於案錄故實。惟仍舊

文不復葺而飾之。作一家言。如史氏者流也。若夫考古摘遺。編年次月。訂訛證誤。則又命諸生俱分蒞之。是集落稿在壬戌之秋。至仲冬。不幸有倭人入城之變。而五弟兆誥。以繩約是集於左袖。而右手掖其母。諸凡身外之物。一皆棄去。不復顧念。惟曰。吾能俾是集之傳於世。世及母氏得以生存者。他復何恤。旣而濱於死者數矣。幸得脫出。是一念愛親之誠。在吾家。則爲孝子。而一念爲道之切。在吾門。則爲高第矣。余因命選而摘之。復棄薄業。以少充微費。梓人竣事時。嘉靖癸亥。首夏。念又五日子谷子龍。

表請祭文首夏念又五日子公于我
山崇以少京塔費轉入多事部

頃以高第矣余因命題而辭之辭
頃以孝子而一念為難之時却吾門
幸得親出長一念愛縣之婦吾家
齊香出對何此而齊然我皆樓矣
料是某之對然世世及母乃對以主

書三教會編卷端

三教會編始自盤古氏以及元
代會而編之以直指其流之非
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也然孔
子之儒之所以可宗者心身性
命之學也三綱五常之德也士
農工商之業也此蓋咸備於孔

子之教而見之六經四書者。燦然而可考矣。噫。安得有同志之士。不入於辟。不流於偽。而與之共講孔子之學。共脩孔子之德。共守孔子之業。以共宗孔子也。

附錄

或者以會編者。會而編之。以直指三教者。流之非。而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矣。而孔子之儒之所相與。以授受者。夫豈無可言哉。林子曰。孔子之儒之所相與。以授受者。自有心法在焉。夫所謂心法者。何法也。林子曰。心在腔子裡者是也。夫心在腔子裡。

豈非宋之儒者始言之邪。林子
曰。子獨不聞堯之欽。孔子之敬
者乎。欽也者。敬也。敬也者。心之
主乎中也。易之艮曰。艮其止。止
其所也。繫辭曰。洗心退藏於密。
其所也。密也。卽所謂腔子裡也。止
其所而藏於密者。非所謂心在
腔子裡乎。他如中心安仁者。安
此心於此腔子裡也。操則存者。
操此心於此腔子裡也。先立乎
其大者。先立此心於此腔子裡
也。求其放心者。求此放心。約之
而復返此腔子裡也。然心在腔
子裡。固聖學之所以事其心矣。

豈不從靜中而後能存存不息歟。林子曰。靜不在靜。而心在腔子裡。便能靜矣。故靜而心在腔子裡者。靜也。動而心在腔子裡者。靜也。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由此觀之。豈特動而心在腔子裡而靜邪。雖至造次之際。亦要心在腔子裡而靜也。豈特造次心在腔子裡而靜邪。雖至顛沛之頃。亦要心在腔子裡而靜也。若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離人絕物。荒唐枯槁。以此求靜。豈曰能

靜。縱曰能靜。豈所謂孔門心法。而爲聖人之學之大哉。此會編之作。所以直指其流之非。而群之以歸儒。以宗孔焉者也。子谷子龍江林兆恩

三教會編小序 目錄附

三教會編者何也。會儒道釋諸書。統而編之者。史也。而况所謂心身性命之微。又存乎其間邪。子壽初覽此編。尚未會夏時商輅周冕之旨。至從三教先生受業。乃始敢請問焉。先生曰。夏商周之所因者。天地之常經。三綱五常之大禮也。若子丑寅之迭建。忠質文之異尚。其所損益可知者。朱子謂之不過文章制度者是也。而夏時商輅周冕之章。則曰以立

萬世常行之道者何也。豈其夏時商輅周冕。非所謂文章制度歟。孔子曰。吾得夏時焉。故其作春秋也。而曰春王正月者。行夏之時也。余於是知孔子之所以告顏子者。乃爲繼周者以立一代之規模。而非以此爲萬世常行之道也。萬世常行之道。必不膠於文章制度之末。而夏商周已然之迹。抑亦可明徵矣。敬述所傳。書於卷端。門人木子壽謹識。

目錄

一卷盤古氏至周景王

二卷周敬王至秦二世

三卷漢高祖至漢後帝

四卷晉世祖至隋恭帝

五卷唐高祖至唐睿宗

六卷唐玄宗至後周恭帝

七卷宋太祖至宋神宗

八卷宋哲宗至宋光宗

九卷宋寧宗至元順帝

一 卷 盤古氏至周景王
二 卷 周景王至秦二世
三 卷 秦二世至魏景帝
四 卷 魏景帝至隋文帝
五 卷 隋文帝至唐高宗
六 卷 唐高宗至宋寧宗
七 卷 宋寧宗至元順帝
八 卷 元順帝至明太祖
九 卷 明太祖至清聖祖

子

三教會編要畧卷之一

門人

王陳

興標重閱

游萬雋 袁希朱校正

游昌祖命梓

盤古氏

盤古氏。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矣。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

天皇氏

天皇氏。繼盤古氏以治。澹泊無爲。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林子曰。史稱天皇之德曰澹泊無爲。夫制干支以定歲。果無爲與。所謂無爲者。順事之自然。而非鑿以自智也。若云一萬八千歲。則誕矣。

地皇氏

地皇氏。繼天皇氏以治。爰定三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人皇氏

人皇氏。繼地皇氏以治。萬物群生。淳風沕穆。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歲。

有巢氏

有巢氏。太古之民穴居。有巢氏作。構木爲巢。教民居之。以避禽獸之害。未知稼穡。食草木之實。未有火化。飲禽獸之血。而茹其毛。取其

皮以蔽前後。

燧人氏

燧人氏自有巢氏教民巢居。猶未知熟食也。有燧人氏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麗木則明。於是鑽木取火。教民以烹飪。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時未有文字。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為日中之市。興交易之道。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

太昊伏羲氏

太昊之母。居於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

林子曰。履巨人跡。意有所動。是後人以伏羲德合上下。故特神其說耳。釋迦之右脇。老子之左腋。同一語怪也。至於孔子之生也。二龍繞室。五星降庭。神女擎香霧於空中。瑞麟吐玉書於闕里。亦果足信乎否耶。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

儷皮爲禮。結網罟。教佃漁。養犧牲。以充庖廚。作琴瑟。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興焉。因龍馬負圖。出于河之瑞。故以龍紀官。林子曰。八卦畫而周易作矣。易者。日月也。周者。日月往來相摩相盪。周天之義也。余林子書嘗言之。故日月往來於天地之中。而天地生生之機不息。吾身之日月往來於吾身天地之中。而吾身變化之機無窮。故曰易與天地準。

女媧氏

女媧氏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太昊沒。共工氏曰。康回者。髦身朱髮。任智自神。俶亂天常。竊保冀方。壅防百川。以害天下。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裂。女媧氏戮之。因鍊五色石以補天。而共工氏遂亡。女媧都於中皇之坂。是謂女皇。

林子曰。共工俶亂天常。竊保冀方。此所謂頭觸不周山崩。取譬之詞也。至於天經地

義為之泯滅。故曰天柱折。地維裂。五色石者。五常之喻也。鍊五色石者。復五常之性也。五常復。則地平而天成矣。故曰補天。

炎帝神農氏

姜姓在位一百四十年

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始教耕作。蜡祭以楮。鞭鞭草木。嘗百草。始有醫藥救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

黃帝軒轅氏

公孫姓。又曰姬姓。名軒轅。有熊國君子也。在位一百年。

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

庭。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槁陵。以故人咸傳之為僊去。帝四妃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林子曰。余歷觀帝王制作之盛。未有如黃帝者。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製玄衣黃裳之服。以象天地之色。至於大撓

甲子。容成蓋天。黃蓋置閏。隸首算數。伶倫律呂。星氣之占。器用之利。內經之作。蠶桑之教。畫野分州。以監萬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少制敵。以防不足。制作之盛。難以勝紀。而謂黃老之道。無所作為。可乎。且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封於段干。考之史氏。較然著明。彼為黃老之學者。乃欲斷棄倫屬。以為高且潔。蓋傳之失其宗也。神氣歸天。僊去之大義也。後世虛誕之徒。思欲以假合之軀。白日而登昇者。亦可笑矣。子華子有言曰。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神鼎熟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爐。鼓陽化也。鍊剛質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所謂類

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慕。藏以奉其傳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智之所弗幸。免焉者也。

少昊金天氏

已姓名摯黃帝之子玄
在位八十四年

少昊之母曰嫫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少昊之

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

顓頊高陽氏

姬姓昌意之子黃帝之孫在位七十八年

顓頊之母曰昌僕。是為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于若水。紹金天氏為天子。初國高陽。故號高陽氏。自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鬼神雜揉。帝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絕地天通。無相侵瀆。革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民安其生焉。始作曆。以孟春之月為元。

林子曰。鬼神雜揉者。明有爽德。故幽有鬼靈也。老子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而朱文公解之曰。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此顓頊之正氣。所以能革九黎之亂。使神人不雜也。

帝嚳高辛氏

姬姓。爰名。少昊之孫。在位七十年。

帝生而神靈。自言其名。以其肇基于辛。故號高辛氏。帝四妃。元妃有郃氏女。曰姜源。與帝禋祀。而生稷。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

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有娥氏女曰簡狄，祈于高禖，有飛燕之祥而生契。媯訾氏女曰常儀，生子摯。

帝堯陶唐氏

帝嚳之子摯之弟
在位七十一年

元年甲辰初，帝摯立，封堯為唐侯。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為天子。是時十日竝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猋猋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猋猋，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欣悅，莫不向服。

林子曰：射所以比德也。堯有峻德，而天變頓消，如射之繳之之速也。十日竝出，甚言暘之亢極矣。故曰焦禾殺稼，是恒暘而僭亢之災也。

堯之子名丹朱，不肖。以舜為賢，遂使之攝位。命之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林子曰：允執厥中，堯舜之所以開道統之傳也。孔子之所謂仁，所謂一貫，中庸之所

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老子之所謂得一守中。玄牝之門。釋氏之所謂歸一。正法眼藏者。是也。

舜攝位二十八年。堯乃殂落。

林子曰。殂者。神氣歸天。道家之所謂長生久視。白日飛昇者。是也。落者。體魄歸地。釋家之所謂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是也。舜避位於河南。天下朝覲謳歌訟獄者。不歸堯之子而歸舜。舜乃即天子位。

林子曰。繫辭謂黃帝堯舜作。垂衣裳而天下治。論語曰。無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黃帝堯舜其道一也。後世乃以黃帝為道家之宗。堯舜為儒家之祖者。亦獨何與。

帝舜有虞氏

姚姓或曰名重華黃帝之孫在位六十一年

元年

丙長

帝之父瞽瞍。惑於後妻。愛少子象。常

欲害舜。舜盡孝弟之道。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聞之。舉於畎畝。妻以二女。遂相

堯攝政四海之內。咸戴舜功。

林子曰。楚先生嘗謂余曰。舜之父母及弟象。語其心則足以殺舜。然舜之有天下也。實惟其父母及弟象之功。若父不頑。母不嚚。弟象不傲。則舜之玄德。四岳安得而舉之。帝堯安得而聞之。又曰。舜上父母。下惟弟象。父母及弟象。嘗欲殺舜。則其怨詈訕毀。以暴其惡於人者。何所不至。而邑人聚人都人。不信其父母及弟象之言。而信舜之心者。何耶。舜不幸遭人倫之變。其亦詩之所謂他山之石。孟子之所謂拂亂其所爲者與。

舜之子商均不肖。乃薦禹於天命。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心由性生也。而心屬火。內之肝。心脾肺腎。猶外之木火土金水也。念念常在於欲。卽謂之人心。念念常在於道。卽謂之道心。然以道存心。豈不善哉。

特賢人持守之功。殊非聖人頭腦學問。忘其本根。不由中出。故曰惟微。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則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之山下之泉。涓涓不竭。此象以養正。乃聖功之大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蓋仁義根於性生。知性則當仁而仁。當義而義。順以出之。以利爲本也。若此心念念常在於仁義。而勉強以行之。豈聖人所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之道哉。

夏

大禹

姒姓黃帝之玄孫
在位二十七年

元年

丁巳

禹南巡狩。會諸侯于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蝦蟇。禹顏色不變。須臾龍俛首低尾而逝。禹崩。啓卽天子位。

林子曰。孔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不曰堯舜。而曰舜禹者。何也。蓋舜之傳賢。禹之傳子。曷嘗認天下而有之。寔達夫天命曆數之微矣。

帝啓 禹之子在位九年

元年 甲申

太康 啓之子在位二十九年

元年 癸巳

仲康 太康之弟在位十有三年

元年 壬戌

帝相 仲康之子在位二十七年

元年 乙亥

少康 相之子在位二十一年

元年 壬午

帝杼 少康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元年 甲辰

帝槐 杼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元年 辛酉

帝芒 槐之子在位
十有八年

元年 丁亥

帝泄 芒之子在位
十有六年

元年 乙巳

帝不降 泄之子在位
五十九年

元年 辛酉

帝扃 不降之弟在位
二十一年

元年 庚申

帝廛 扃之子在位
二十一年

元年 辛巳

帝孔甲 不降之子在位
三十一年

元年 壬寅

帝皐 孔甲之子在位
十有一年

元年 癸酉

帝癸 皐之子在位
十有三年

元年 甲申

履癸 癸之子在位
五十二年

元年 癸卯

木子會編

卷二

十四

商

成湯子姓黃帝之後
在位十有三年

元年乙未

初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伊尹相湯伐桀。遂放于南巢。

林子曰。湯之誓衆庶也。曰。夏氏有罪。天命殛之。而數桀之罪。則曰。矯誣上天。桀之矯誣。不待論矣。豈湯之伐桀也。天固命之邪。要之。非知天之聖人。真不足以語此。

太甲湯之嫡孫太丁之子
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戊申太甲即位。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復歸于亳。

林子曰。始則放桀以革夏正。終則放太甲

以定商邦。蓋達於立君為民之微。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也。

沃丁 太甲之子在位二十九年

元年 辛巳

太庚 沃丁之弟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 庚戌

小甲 太庚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元年 乙亥

雍已 小甲之弟在位十有二年

太戊 雍已之弟在位七十五年

仲丁 太戊之子在位十有三年

元年 甲辰

外壬 仲丁之弟在位十有五年

元年 己未

河亶甲 外壬之弟在位九年

元年 壬申

元年 丁亥

祖乙 河亶甲之子在位十有九年

元年 丙申

祖辛 祖乙之子在位十有六年

元年 乙卯

沃甲 祖辛之弟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 辛未

祖丁 祖辛之子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 丙申

南庚 沃甲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 戊辰

陽甲 祖丁之子在位七年

元年 癸巳

盤庚 陽甲之弟在位二十八年

元年 庚子

林子曰。商俗尊鬼。而盤庚遷都。乃以高后之崇降不祥。祖父之斷棄乃死。以告諭臣民。豈非所謂神道設教者與。孔子錄之。齊宣王好貨好色。孟子曰。昔者公劉好貨。太

王好色。故善事君者。即其機而陳其言。善治民者。因其俗而出其政。

小辛 盤庚之弟在位二十一年

元年 戊辰

小乙 小辛之弟在位二十八年

元年 己丑

武丁 小乙之子在位五十九年

元年 丁巳

祖庚 高宗之子在位七年

元年 丙辰

祖甲 祖庚之弟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 癸亥

廩辛 祖甲之子在位六年

元年 丙申

庚丁 祖甲次子在位二十一年

元年 壬寅

武乙 庚丁之弟在位四年

元年 癸亥

太丁武乙之子在位三年

元年丁卯

老彭者。商賢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脇而出者六人。其三曰老彭。封於韓。大彭之墟。卽彭城也。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云。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爲事。及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古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

林子曰。仲尼所嚴事者老聃。所竊比者老彭。或云。論語所稱老卽老聃。彭乃錢鏗也。若曰七百餘歲。旣已怪矣。又曰開左右脇而產者六子。其怪尤矣。

帝乙太丁之子在位三十七年

元年庚午

紂帝乙之子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丁未

周

文王

姬姓名昌棄之后季歷之子為西伯三十三年受命九年

元年

丙午

文王嘗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遂葬之天下皆曰西伯澤及枯骨况其人乎於是歸者三十國。

武王

名發文王之子為西伯十三年即帝位六年

元年

丁卯

王既即位召師尚父而論焉曰黃帝顓頊之道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

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
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盤楹杖帶履觴豆戶牖
劔弓矛。各爲銘焉。

林子曰。三代以上。人惟以道自重。而人君
亦以道爲尊。故箕子之不死。以洪範之未
陳也。武王齋受丹書。而師尚父且不北面。
三代以下。此意微矣。

十三年^卯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渡河中流。
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旣渡。有火

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
魄。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遂東伐
紂。

林子曰。或者以爲武王旣殺商受。何不
遂其位於微子啓。而白其心於天下萬世
哉。是內不足以自信。恐人之議已者之言
也。蓋未達天命曆數之微矣。故堯舜之禪
讓。天之與賢也。湯武之放伐。亦天之與賢
也。

成王名誦武王之子在位三十七年

元年丙戌

康王名釗成王之子在位三十六年

元年癸亥

昭王名瑕康王之子在位五十一年

元年己丑

二十五年癸丑七月摩耶夫人夢白象乘日輪入于腹中覺而自知身重遂孕釋迦

林子曰少昊星虹華渚之瑞顓頊瑤光

月之祥慶都赤龍而孕堯簡狄飛燕而生契豈其然哉或者以為後世見其人之神聖而遂竒其迹云

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摩耶夫人遊毘藍園

無優樹下右脇誕生太子釋迦牟尼佛九龍吐水沐浴金軀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

林子曰陳致虛謂左手攀枝右脇降誕豈不是他離了生死岸頭九龍吐水沐浴金

軀豈不是淨。保保赤洒洒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豈不是八字打開。中有箇見成公案。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豈不是一大事。因緣。人中最爲第一。斯言得之矣。

是日也。北方江河泛漲。泉井溢出。大地皆動。五色光貫太微。遍於四方。王怪而問之。太史蘇由卜而奏曰。乾之九五。飛龍在天。是君王之位。西方大聖人也。王又懼其入此中國也。由曰。今不入中國。後一千年。聲教流被此土。

王命刻石爲記。埋之南郊祀。

林子曰。列子書載孔子答太宰嚭曰。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焉。卽列子書而觀之。則孔子之所以尊釋迦者至矣。

五十年戊寅十二月夜明星現。時釋迦豁然大悟成佛。號天人師。入鹿苑說法。

林子曰。釋氏寂滅之旨。余三教要旨書備矣。夫所謂滅者。此心不住於聲色臭味而

滅絕之。夫既不住於聲色臭味而滅絕之。豈不無思無爲寂然而誠哉。至大學之所謂格致者。格此聲色臭味而知自致矣。老子之所謂虛無者。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矣。故釋之寂滅道之虛無。儒之格致其旨一也。

穆王

名滿昭王之子在位五十五年

元年

庚辰

五十二年

辛未

二月佛入般涅槃。是時乾坤震

動。有白虹十二道貫日經天。王大驚怪。太史扈多奏曰。此西方聖人入滅之象。王大悅曰。西方聖人既已入滅。朕今無憂也。釋迦字悉達多。娶耶輸氏多羅。長子羅睺羅。住世七十九年。說法四十九年。

林子曰。釋迦之夫婦父子之倫備矣。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釋迦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

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共王 名繫扈穆王之子
在位十有二年

元年 乙亥

懿王 名難共王之子
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 丁亥

孝王 名辟方懿王之弟
在位十有五年

元年 壬子

夷王 名燮孝王之子
在位十有六年

元年 丁卯

厲王 名胡夷王之子在位十有七年并共和三十七年

元年 癸未

宣王 名靜厲王之子
在位四十六年

元年 甲戌

幽王 名宮涅宣王之子
在位十有一年

元年 庚申

平王 名宜臼幽王之子
在位五十一年

元年 辛未

木子會編

卷一

十五

桓王 名林平王之孫
在位二十三年

元年 壬戌

莊王 名佗桓王之子
在位十有五年

元年 乙酉

釐王 名胡齊莊王之子
在位五年

元年 庚子

惠王 名闔釐王之子
在位二十六年

元年 乙巳

襄王 名鄭惠王之子
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 庚午

頃王 名壬臣襄王之子
在位六年

元年 癸卯

匡王 名班頃王之子
在位六年

元年 巳酉

定王 名瑜匡王之弟
在位二十一年

元年 乙卯

三年 丁巳 九月十四日。老聃生于楚國陳郡苦縣瀨鄉曲仁里李樹下。故以李為姓名耳。字

伯陽聃其謚也。聃在母胎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一云老子二月十五日生。

林子曰。余謂老子得九九太陽之數而足。故曰八十一。其旨微矣。後人不識其旨。而以老子二字而揣逆之。謂子之老。至八十一歲而始生。不亦妄乎。若夫侈已背坼而生禹。簡狄曾剖而生契。其於釋迦之右腋。老子之左腋。同入於誕矣。

簡王

名夷定王之子在位十有四年

四年祀老子爲柱下史。

林子曰。黃帝爲天子。老子爲柱下史。柱下史。今之侍御史秩也。果如後世道家者流。入山之深。而一無所爲者。等歟。或問玄牝之說。林子曰。玄牝之門。譬蓮子也。爲天地根。譬蓮子之心也。此心未芽。生道在中。此心旣芽。生意不息。卽孔子之言仁也。故曰仁人心也。而釋氏之所謂正法眼藏。涅槃。

妙心亦是此意。由是觀之。三教之道。曷嘗有不同哉。但後世之儒。元不識仁。而溺聞以支。後世之道。元不識根。而玄遠以蕩。後世之釋。元不識心。而苦空以槁。此三氏之教所由裂而分也。

靈王

名泄。心簡王之子。在位二十七年。

元年

庚寅

老子爲守藏室史

林子曰。老子之道大矣。後世學之者衆。而

未聞有得其宗者。若孔子傳之曾參。曾參傳之孔伋。孔伋傳之孟軻。孟軻死。而孔子之道始不著。釋迦牟尼佛尚矣。傳一祖摩訶迦葉。二祖阿難。三祖商那和修。四祖優波鞠多。五祖提多迦。六祖彌遮迦。七祖婆須蜜多。八祖佛馱難提。九祖伏馱蜜多。十祖脇。十一祖富那夜奢。十二祖馬鳴。十三祖迦毘摩羅。十四祖龍樹。十五祖迦那提婆。十六祖羅睺羅多。十七祖僧伽難提。十

八祖伽耶舍多。十九祖鳩摩羅多。二十祖
闍耶多。二十一祖婆修盤頭。二十二祖摩
拏羅。二十三祖鶴勒那。二十四祖師子。二
十五祖婆舍斯多。二十六祖不如蜜多。二
十七祖般若多羅。至達磨西方二十八祖。
入中國爲初祖。傳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
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惠能死而釋
迦之道始不著。

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

顏氏。禱於尼丘山。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鄆邑。三歲。父叔梁
紇卒。

景王名貴靈王之子

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丁巳

十三年己巳孔子仕於魯。爲委吏。料量平。

十四年庚午孔子爲魯乘田。畜牧蕃息。

二十年丙子剡子來朝。孔子見而問官。

八祖伽耶會多十九祖鳩摩羅多二十祖

二十辛丙子陳子來陳子長兩問言一祖摩

十四辛庚子子為魯乘田畜必蓄息二祖摩

十三辛己子子封魯為委吏排量平三祖摩

五辛丁子祖般若多羅至達磨西方二十八祖

景王廿五辛志可三祖信靈王之四

慈卒道信五祖忍六祖惠能惠能死而釋

夷子。主庚子於魯昌平鄉。繆三歲父對梁

聽為癸亥立山。以是辛十一月二十一日

林子

三教會編要畧卷之二

門人王興重閱

林士鄭紹卿校正

陳韶鳳袁希朱命梓

周

敬王名丐景王之子在位四十四年

元年壬午孔子在齊。景公舍於外館。周使至。言

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其釐王之

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宮室崇峻。車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二年癸未孔子訪樂於萇弘。

三年甲申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此而已。孔子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

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

乎。

林子曰。此言禮。乃復禮之禮。若忠信之薄。是禮後之禮也。余嘗竊論之。孔子所謂仁者。卽碩大之果。生生不息。而仁在其中矣。由是而芽而根。而條而實。燁然華美。咸備於果實之仁。是猶燦然之禮。具於渾然之中也。故曰復禮爲仁。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良賈深藏。句似若答非所問。與禮之

旨。若不相涉。入然。世之儒者。既已惑矣。而孔子贊之。又如。是其至。世之儒者。豈能釋然不疑。貳於心哉。但世之儒者。不思已之膚淺。不足以知聖人。而以家語之文。爲不足信。則又惑之甚也。蓋世之儒者。徒知周旋進退之文。而不知天然自有之禮。無惑乎以家語之文。爲不足信也。噫。

孔子問禮老子。既辭去。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老子曰。釋氏者流。以老子出關。訪道於西域。則曰。老子者。釋迦之弟子也。道家者流。又以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則曰。孔子者。老子之弟子也。若儒家者流。則又以世之和尚。而病釋迦。以世之道士。而病老子。各自標門。互相訾毀。豈能明其師之教。而得貞一之原哉。

四年。配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齊

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孔子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遂行。反乎魯。

林子曰。子貢多學而識。而晏嬰亦曰不能殫其學。而究其禮。是儒者之道。在春秋之時。已失其傳矣。豈知一貫之旨。而片餉之間。可以立躋聖道耶。

一年戊丙老子乘青牛車。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乃強爲著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後與喜西遊流沙。死於扶風郡。葬於槐里。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

林子曰。達不出命。則無以教天下。窮不著書。則無以教萬世。若夫死於扶風。葬於槐里。乃知長生久視之說。謂元神炯炯。萬古

不滅也。後世道家者流。乃欲以假合之軀。長存不死。亦甚惑矣。

關令尹喜得老子之道。著關尹子九篇。行於世。關尹子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林子曰。或問玄之始。林子曰。書有玄德。詩有不顯之德。或曰。不顯之德。言聖人之德。豈不顯哉。非玄之謂也。林子曰。中庸言。不顯之德。謂聲色則顯矣。毛雖微亦顯矣。至無聲無臭。則爲不顯之至也。非玄而何。又曰。兩精相搏。而神應之。

又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又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

又曰。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

又曰。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

又曰。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林子曰。精神魂魄。非內也。水火木金。非外也。謂水火木金。非吾之精神魂魄。非也。謂精神魂魄。必折之。爲水火木金。亦非也。大抵吾身與天地。只一氣耳。精神魂魄。相爲混融。水火木金。相爲流通。孰爲我。孰爲彼。孰爲合。孰爲離。

又曰。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

又曰。萬物之來也。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

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又曰。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

又曰。庖人羹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

林子曰。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是生死之道。一晝夜之代謝耳。孰爲生。孰爲死。關尹子又有言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三名爲妖。不名爲道。蓋不達於聚散之氣。不明乎晝夜之常。故名爲妖。

又曰。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

又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

林子曰。火生而木焚矣。心生而性晦矣。

又曰。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歛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林子曰。意有往來。心無往來。事有起滅。心無起滅。關尹子又有言曰。日應萬事。心常寂然。是吾心之大常者存也。

又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

又曰。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

又曰。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

又曰。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林子曰。吾之形氣。天地也。故踐形養氣。可以位乎天地。吾之形氣。萬物也。故踐形養氣。可以育乎萬物。

又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淮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

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

林子曰。關尹子章章句句。悉顯妙道。莊周聞其風而悅之。曰。古之博大真人哉。漢劉向曰。篇篇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莊列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輕輕泠泠。不使人狂。晉葛稚川曰。縱擒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宋陳顯微曰。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露五千言所未述之旨。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是書也。所述無言之書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然關尹子一書。人得見之者鮮。見而能解之者爲尤鮮。余不能盡取而錄之。

辛汧師事老子。博學無所不通。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子。可得聞乎。汧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

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殃。王曰。敬聞命矣。
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嘗著書曰。夫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懼。此之謂全道之人。

十一年^{辛卯}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蚘。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殯羊也。十五年^{丙申}魯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

二十年^{辛丑}魯以孔子爲大司寇。齊大夫黎鉏

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曾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

言。一。等。舉。杖。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倡。優。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勞。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

得罪於魯君。爲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謹龜陰汶陽之田以謝過。

三十二年癸卯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先墮郕。季氏遂墮費。將墮邾。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邾。齊人必至于北門。且邾孟氏之保障。無邾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邾。弗克。

二十三年甲辰孔子由魯司寇。攝相事。與聞國政。其初人謗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麇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齊人聞之。懼。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遺魯君。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之。怠於政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燔肉于大夫。孔子行。遂適衛。

二十八年配孔子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遂微服過宋。適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之。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二十九年

庚戌

程本去晉適齊。本字子華。博學

能通墳典。立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閎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剡。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實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本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

曰子華子。

子華子曰。接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色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發爲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乙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

林子曰。天非中無以運。地非中無以承。人非中無以參。此三才之通道。而三教之聖人不能違也。

又曰。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返。謂之魂。竝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

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願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

三十年辛亥孔子適蔡。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之。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孔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

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

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

三十六年^巳孔子在魯。知道不行。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三十九年^{庚申}魯西狩獲麟。以爲不祥。孔子視之曰。麟哉。反袂拭面。涕泣漣漣。因歎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數隱公元年。下訖哀公之十四年。舉十二公之行事。蓋寓賞罰於褒貶。以正一王之法。

林子曰。春秋者。其孔子賞罰之書乎。賞以法天之春。以仁物也。罰以法天之秋。以肅物也。故命之曰春秋。然以春秋爲魯史者。何也。豈不以周之失道。道在於魯。魯之失道。道在於我歟。故以魯而編年。以我而定是非。則知聖人之意微矣。

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年七十三。

顏回。字子淵。魯人。嘗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林子曰。克己者。能自之謂也。與下由己之

已同。訓作克。去已私。似爲穿鑿。且聖人之學。先其大者。則其小自不能奪之。又奚必已私之。是克哉。或問曰。復禮爲仁。載之間。禮條備矣。若以一日之近。而天下卽以仁歸之。恐必不能如是之速也。况舜仁也。而瞽瞍不慈。周公仁也。而管蔡流言。孔子仁也。而子路則曰。意者夫子其未仁與。是父子兄弟師生之間。其所以相爲周旋取與者。旣密且久矣。而猶如是。况於一日之久而天下之遠乎。林子曰。此卽所謂收天下春歸之肺腑也。凡夫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日月之所以明星辰之所以列。風雨之所以潤山之所以高。水之所以深。飛走動植之所以生生不息。則皆是氣也。則皆是仁也。蓋以吾一身之中。斂之而有餘矣。釋氏之所云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其以是乎。又問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旨。林子曰。所視者禮。而非禮則勿視焉。所謂參

前倚衡。視聽言動。念念嘗在於禮。而未嘗
須臾離也。

又嘗問爲邦。

林子曰。有王者作。改正朔。易制度。不沿禮。
不襲樂。其以新斯民之耳目。定一代之規
模乎。然其正朔之頒。所以示民遵守。使農
不失時可也。奚必子丑之爲非。而建寅之
爲是耶。如必建寅之爲是。則成湯伊尹之
聖。胡不遵而守之。而武王周公。又胡以建

子爲哉。且商革夏之正。而建丑。俾民咸知
有商也。周革商之正。而建子。俾民咸知有
周也。此蓋聖人之微權矣。昔者魯哀公問
於孔子曰。舜冠何冠。孔子不對。公曰。寡人
有問。而吾子不答。其意何耶。孔子曰。以公
之問。不及於大。公曰。奚爲非大。孔子曰。舜
之爲君也。其德好生而惡殺。其政任賢而
去不肖。明並日月。化行若神。龜鳳呈祥。麟
龍叶瑞。公獨以冠冕爲問。故非大也。不以

冠冕爲大。則不以輅車爲重也。可知矣。若夫佞人之遠。鄭聲之放。蓋萬世帝王之所不能易也。

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哭之慟。至謂之天喪予云。曾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性至孝。嘗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搯臂。參卽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日客至。搯臂以呼汝爾。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孔子以其能通乎道。故以一貫授之。

林子曰。孔子一貫之旨。與釋老之得一歸一。不殊也。曾子闡其學而爲至善之旨。子思明其道而爲未發之中。若子貢之多識。以爲學。猶商賈之殖貨。以爲富也。時有此說用之

孔子嘗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若宋儒之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乃子貢之

多識以殖貨也。而大學格物之微。殆非窮至事物之謂矣。朱子有云。向來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豈其晚年方有悔心耶。

閔損字子騫。魯人。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何也。閔損曰。吾出蕪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

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冉雍字仲弓。子貢稱之曰。居貧如容。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

冉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稱。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問曰。鬼神之

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林子曰：史遷載宰予官臨淄大夫，與田常之亂，以夷其族，而孔子恥之，豈非其傳之者妄耶？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善爲說詞。齊景公問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

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其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林子曰：賜也多學而識，其所學不得聖人之大固矣。而曰說田常也，以美言傷信，蓋

史遷之不闕疑也。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爲季氏宰。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旣至。舍哀公館焉。子貢嘗稱之曰。恭老慈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有之行也。

子由字子路。卞人也。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玃豚。拔劍而舞。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且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後爲衛大

夫與孔悝之難。結纓而死。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言偃。字子游。吳人也。至魯受業於孔子。以文學稱。其宰武城。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絃歌云。

林子曰。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樂之作。貴聲也。余嘗聽黃生起元歌。醒心集詩章。令人有雅淡之

想。又嘗聽釋子僧生明俊。看金剛經。令人有寂滅之心。又嘗聽道士何生妙弼。誦北斗經。令人有虛無之懷。故曰。樂者動於內者也。以是知聽鍾聲。思武臣數語。蓋達於樂之情矣。然木之聲盪而浮。金之聲實而沉。故木之器只一二具。而金之器數而倍之。豈無謂哉。蓋因人心以作樂。而非有他也。

卜商。字子夏。衛人。受業於孔子。子夏讀詩已

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若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孔子曰。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

林子曰。書契未興。道在心性。書契既顯。道在六經。若詩之爲教也。托之里語。以發其情。倣之女流。以婉其詞。如後世之宮情。閨怨。農談。漁歌。而此意猶有存者。然里巷女流之作。亦不終無也。大抵詩之道。出之心者。志也。宣之口者。聲也。考其聲而本其志。則人心之淑慝。風俗之美淫。可知矣。後之作者。徒竊昔人之意。卽數篇之內。而異其旨者。有之。雖欲續詩。安所本其志乎。徒韻昔人之語。卽一篇之內。而殊其音者。有之。雖欲陳風。安能考其聲乎。故曰。刪後無詩。若中和之聲。未嘗不周流。充塞於天地之間。而飛走動植之自然者。皆詩也。詩豈亡。

乎哉。

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
聞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
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禹學乎
西國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
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
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子夏之在聖門。
以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稽古志禮。而孔
子亦嘗屬其傳。春秋云。居西河教授。為魏文

侯師。

有若。字子有。魯人。為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
孔子既歿。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
與共立為師。以師之。有子避師位。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為單父宰。請其老且父賢
者而與之。共治。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
衆悅。子何施而得之。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
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
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

所友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有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南宮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也。師事孔子。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官。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爲多也。孔子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吾將往矣。遂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孔子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請送子以言。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

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敬叔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

原憲。字子思。憲居魯之室。蓬戶甕牖。桷桑無樞。上漏下濕。坐而絃歌。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期與子路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與。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也。使汝以是願也。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狀貌甚惡。欲事

孔子。孔子以爲才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與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庶於行已。是滅明之行也。

林子曰。平平大道。譬之康莊。一偏之學。譬之曲徑。故道家謂之旁門。釋氏謂之外道。曲徑之說也。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義。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爲得也。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子張進而問禮。孔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俛俛乎何所之。

故士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甞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托僕夫而告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敢托而去。子貢甞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高柴。字子羔。齊人。長不盈五尺。自見孔子。未甞越禮。爲衛士師。俄而衛有蒯瞶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闔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柴也其來乎。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甞仕。

商瞿。字子木。魯人。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

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

林子曰。豈非所謂心之虛明。自足以知之者乎。

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元王名仁敬王之在位六年

元年丙寅

貞定王名介元王之在位二十八年

元年壬申

考王名嵬貞定王之在位十有六年

元年庚子

威烈王名午考王之在位二十四年

元年丙辰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

之間必軾。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於是請相之，致祿百萬。段干木不肯受，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遂按兵不敢攻。

魏武侯擊文侯之子也。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安王

名驕，威烈王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元年

庚辰

孔伋自宋歸於魯，伋伯魚之子也。受業於曾子。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朔不悅而退。

曰。孺子辱吾。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孔子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

林子曰。中庸者。用中之謂也。故中之用。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蓋原於天命之秘。具於未發之先。下文卽曰。時中者。以其內有大中之極。故能隨時而得其中也。或曰。時中者。隨時而取中也。其說是與。林子曰。擬議

安排。豈感而遂通之機哉。故堯舜之傳賢。湯武之放伐。是遇變而通。定之以吾心之中。而時以出之。若燕國之堯舜。秦民之湯武。是小人之無忌憚。而自以爲中庸也。故常而執其經。變而通其權。皆出於天理人心之安。而爲萬世不易之常道者。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也。

乃自宋反魯。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

友之云乎。

林子曰。先師後臣。思孟之出處一也。不如是。則道不尊。五季燕主守光。謁趙州稔禪師而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對曰。若在人。人王尊。若在法。法王尊。傳所稱隨在致隆者非耶。

魯繆公謂子思曰。或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爲善。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譽已。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烈王

名喜安王之子在位七年

元年

丙子

顯王

名扁烈王之弟在位四十八年

元年

癸丑

鄭人列禦寇。嘗著列子書。書曰。黃帝閒居大
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
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
台州之北。不知去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
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
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
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
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
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
傷。痛指摘無瘡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
雲霧不駭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
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林子曰。凡天地間所有皆形也。皆形則皆
氣也。皆氣則皆神也。故用形而不用神。則
物物皆戾。用神而不用形。則物物皆虛。夫
惟其虛也。則雲雷之變態。則皆天之神。則
皆我之神也。山川之流峙。則皆地之神。則
皆我之神也。水火之燥濕。則皆陰陽之神。

則皆我之神也。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神。則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氣。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氣。則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形。不知有形。不知有氣。不知有神。境有順逆。而神無順逆。形有生死。而神無生死。遇有善惡。而神無善惡。時有古今。而神無古今。氣有虛實。而神無虛實。故曰神遊而已。列子之寓言也。

又曰。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求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乎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苒燔林。扇赫
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
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
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
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
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
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
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所傷
民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
不爲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也。文侯
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
爲者也。

林子曰。與齋俱入。與汨偕出。所謂入水不
溺也。隨燼上下。徐行而出。所謂入火不焚
也。然不溺不焚之旨。豈非以心之金剛。歷
萬劫而不壞。道之自然。亘萬古而不渝也
哉。

又曰。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能養野禽
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狼虎鷓鴣之類。無不
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
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
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
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物順之則喜。
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
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天食虎者。不敢以生物
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
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
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
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
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
吾心無順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
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
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林子曰。列子此言。孰不以爲誕而不經也。
狼虎鷓鴣之類。以擬此心之難馴也。抑豈

知其物之至暴者。猶可以媚養而馴。而人之至頑者。獨不可以善養而化乎。列子書多玄致。余摘一二章而例論之。以世人習其辭而不能逆其志者。道也。

魏人莊周。惠王時為蒙漆園吏。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

林子曰。老子之道。至莊子而益明。亦至莊子而益晦。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能逆其

寓言之微。則道為益明。惟習其無端涯之詞。則道為益晦。

莊子逍遙遊曰。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

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林子曰。鯤鵬之變化於天地間者。亦猶吾身之一升一降。以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莊子書行於世。精深玄妙。難以盡述。余錄其篇端數句。聊見其寓言之微也。邵子曰。莊周雄辯。數千載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踟躕四顧。孔子觀呂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又莊子與惠子

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此盡已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又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

十八年庚午韓昭侯以申不害爲相。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

林子曰。夫刑名者。果黃老之學。與黃帝之
世。至和氤氲。群生樂育。老子曰。吾有三寶。
持而寶之。一曰慈。又曰。含德之厚。比於赤
子。豈有慘刻少恩。如申不害韓非者流哉。
十九年辛未秦商鞅廢井田。開阡陌。

林子曰。嗟乎。自商鞅開阡陌之後。豈黃帝
經土設井之法。卒不可復於天下。後世
惟知助法之善。不執方井之常。而變通宜
民之下。雖深谷峻山。亦得以因地制形。計
畝均授。要之不失黃帝之初意。而君民兩
足可也。

三十三年配鄒人孟軻適魯。請見子思。子思
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
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行。孟
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
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剡。遇程本於途。
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
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

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軻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因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爲上卿。所言不合。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子孟軻乃以盡心知性之學。浩然剛大之氣。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大丈夫。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詩書述仲尼之意作

孟子七篇

林子曰。孔子嘗言仁。而孟子得之曰。天下廣居。是吾心專直翕闢之機。與天地合其德。而廣生大生者。卽道家虛無之谷。釋氏寂滅之鄉也。惟此廣居。實受天地之中以生。又在吾身之正中。故曰正位。易之所謂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者是也。以此而聖神文武。以此而兩天貳地。大中至正之道。易知簡能之學。千變萬化。都由此中出也。不

謂之大道而何。後世儒者不識其原而徒索之流。剽竊支離。自相同異。其去孔子之道亦云遠矣。故曰軻死不得其傳。

慎靚王

名定。顯王之子在位七年。

元年

辛丑

赧王

名延。慎靚王之子。在位五十九年。

元年

丁未

五十八年甲辰趙人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行之術。迂大而閎辨。奭也。文具難施。淳

髡。髡夕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竹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嘗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

林子曰。荀卿以桀紂性也。堯舜偽也。是其學不識性。而彫其本根矣。雖序列數萬言。

不過徒燁其條枚以爲華美爾。

東周君 名華惠公少子主盟七年

元年 丙午

秦

始皇帝 名政莊襄王之子實姓呂氏在王位二十五年即帝位十二年

元年 乙卯

二十八年 壬午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

頌功業。上泰山陽至巔立石頌德。從陰道下

禪。遂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

男女入海求三神。僊不死藥。浮江至湘山祠。

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對曰。堯女

舜妻。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

林子曰。余著三教要旨書。大意謂藏神之

室。乃道家之所謂海外蓬萊島者。即儒之

靈臺靈府。佛之西方極樂國是也。此心之

神。乃道家之所謂神僊真人者。即儒之天

君主翁。佛之如來舍利子是也。世豈有不

死之藥。長生之人哉。且天下後世之迷於

神僊杳冥之學者。不特一始皇也。縱海上果有神僊。亦非無道之主如始皇者所得而見也。遺發童男女數千人於海上。欲何爲耶。噫。亦惑矣。

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韓亡。欲爲韓報讎。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爲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聞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墮其履。邳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

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

二十九年癸未沙門室利房等一十八人。齋佛經。來自西域。勅令囚禁。後始皇悔謝。厚遣室利房等。竝經還歸竺國。

三十四年戊戌丞相李斯上言曰。異時諸侯竝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儒生不師今

學古。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今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于上。黨與成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誦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林子曰。焚詩書。而先王之典籍未亡也。註
詩書。而先王之心性斯晦矣。陸子靜曰。秦
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蓋秦之失甚
明。至漢則迹似情非。故正理愈壞。

三十五年。已侯生盧生。相爲譏議。始皇因亡
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朕尊賜之甚厚。
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
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
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
人。皆坑之咸陽。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
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
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林子曰。囚室利房。坑儒焚書。發童男女數
千人。求不死藥於海上。孔子老子釋迦之
道蕩然矣。或者以爲三教之分。其始於秦
乎。故余嘗謂三代以上。教出於一。故道術
明。而天下所由以治。三代以下。教裂爲三。
故道術晦。而天下所由以亂。

二世皇帝

名胡亥 始皇之子 在位有三年

元年壬辰陳涉自立為王。魯諸儒持孔子禮器。往歸之。孔甲為涉博士。

三教會編要畧卷之二

